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財用門

周財用

周官理其財之所出或問周禮其理財之書乎曰周之  
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  
天下之財也每觀六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

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廩而歲時經費獨祭祀賓  
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數用  
者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  
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吏滲漏乾沒或有容奸  
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虛既  
窘於用則不免虐取於民也於是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  
人之耳目通焉內府在內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  
反以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內外互相攷也職內職

入反以每歲所入而攷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  
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攷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  
目必相攷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  
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  
適於用征斂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  
周家之理財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  
欲虐取之於下而已非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也太宰  
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

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司次舍幄帟服喪之用捨奄寺嬪  
御掃洒使令之損益皆得以自總而身計之而不惟上  
之自便以滋國費困民力嗚乎茲成周之所以盛耶由  
此觀之冢宰制國用非理財之謂也均節財用之謂也  
亦明矣非理其入理其出也○薛抄云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太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古者財用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皆三公兼之自漢丞相以出入財  
穀非已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用屬大農

禁錢屬少府會計屬司徒郎此尚可疑廩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紊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然意善而法不精章和以後大農之平準為中準列於內而取少府之尚藥大官御者尚方考工諸曹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  
同上云

### 周漢唐財用

周漢唐內外財周時冢宰制國用凡玩好匪頒皆得以制之是內外之財相通也漢興山海地澤之稅歸少府

以供天子私用公賦之入歸大司農以供國家經費內外不相關若非周制矣然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若於經費之外別立少府專為天子私奉養而不歸於大農大農用有常費亦是美意故人主節儉緩急之際又可以出私帑濟公用若光武禁錢悉歸大農是不知此反使後世有鴻都之事惟唐之人君幹經費之物盡為私藏則意大失矣

漢財用

漢初內外財不相通東漢令歸大農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漢初縣官未權鐵山海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領司農丞領鹽鐵事官自權之而向時山海之稅歸少府者至是入大司農矣按毋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合用國家武備繕法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勞賜一出少府則大司農少府自不相關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取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



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事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司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而猶未至於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乏之餘乃始出水衡錢私藏以供縣官工作之費其後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溫恭寡慾賞賜節約都內錢四

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大農內藏皆有  
餘蓄則亦何事竭公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  
掌之大農將以絕一己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  
世開邸鬻爵以為私藏何哉夫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  
免而顧使一切助辦於宮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  
此所以計出於亡聊而有內庫之私也然則宣元二君  
捐私帑以濟公用要不失為美之意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又武帝不開

邊雖不入粟拜爵亦可

唐仲友

郡國財賦漢置司農少卿雖承秦舊但秦人盡欲斂天下財賦至於負海之粟以歸京師賈生所謂千八百國民以自養者是也至漢大封九國分侯功臣止以十五郡屬京師而又列侯公王食邑其中近於周家獨取畿內之賦是時郡國自有司農少卿錢所以吳王鑄山煮海者自擬王者百姓更賦皆貸勿收梁孝王府庫藏金玉多於京師正為此也是時賈誼晁錯諸公皆以是為

憂故武帝設鹽鐵官盡籠天下之利筭緡錢商車大率皆是籠絡郡國財賦尊顯卜式以風諸侯令助邊

養財所自出治財之術亦養其財之所自出而已矣夫秦之高鞅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猶為知本未至如後世之一切也商君之法使民耕織粟帛而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夫粟不入於官也而復其調則上宜乏用質爵入粟也而除其租則所入者宜不足以償所失也二子行之秦以富強而

漢有紅腐之積彼獨何術也彼誠知夫財之所自出者不可不養則其所以予民者乃其所以取民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慾而外事兵役自其兵役之興而邊民困賦役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斡鹽鐵筭商告緡也而商民困自其賣爵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罰酎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蓋財之

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民之本則戶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財貨流通賦稅之入而上不勝用矣

陳

李雅

### 唐財用

唐財用為人主私藏唐初天下財賦歸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玄宗時王鉞給歲進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卒肅宗時第五

琦請以左藏財賦盡歸之大盈庫供天子賜給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皆人主私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出入矣德宗時瓊林大盈陸贄常極諫之故方屬意聚斂韋臯有日進李兼有月進劉贇有羨餘之貢又有代易進奉刺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蕭綬始一以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益私財憲宗即位盡罷進奉似矣未幾劉闢李琦既平貨藏皆入內庫于頓皇甫鏞為刻剝於是有助軍賞之名後武宗懲前弊以戶部度支鹽鐵

及諸道進奉並輸延資庫以宰相領之又不足

唐財賦倚東南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歷中獨狐及為舒州元結為道州率戶不過歲取十千而止至於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李林甫上國計簿摠計天下方鎮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當時戶數減耗如此



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一千  
萬緡之賦已增道州三分之一此其增重可知矣蓋至  
是而求其及於什一之半而不可得此李翱之書所以  
作也自是而後至於咸通又加甚焉故陸龜蒙言元和  
中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江南之賦已重殆今盈  
六十年賦又數倍於前後蒙此言乃發於咸通也故元  
和視大歷建中而重咸通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  
初已取其盈則變故之餘重之又重豈特唐末年而後

盛哉然大歷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者  
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揜矣

宋朝財用

會計錄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朝丁  
謂著景德會計錄田况著皇祐會計錄蔡襄著治平會  
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摠括邦計量入為出  
熙寧亦有是錄

德宗時三百八十萬五千餘戶稅穀  
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  
是

四戶養一兵

蘇轍取元豐八年之會計之實而別其五

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若  
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  
入會計其收支叙云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  
九人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  
人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百官之富景德大夫三  
十九人今為二百三十人朝奉郎以上百六十五人今  
為六百九十五人承節郎一百二十七人今為三百六

十九人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其餘諸司使副供奉侍禁三省之吏莫不數倍於前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省神宗裁減宗室之恩今微為之節使見仕者無損方來者有限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慶曆之入二千八百餘萬出二千七百餘萬治平入二千三百六十餘萬出二千三百二十餘萬熙寧入三千餘萬出二千五百餘萬然其入之所以常多於出者先為之計爾夫計入以為

出則吾出也常裕如以出而為入則吾入也常不給蓋  
知所計則不輕用之用之則不妄用今宜日入其成月  
入其要歲比其數以較出入孰為經用孰為私予孰為  
起支孰為定例孰為有餘孰為不足

精會計財莫先於節亦莫先於會宋朝初建版部則布  
左計右計摠計等使之日其後三司置使度支居其一  
有使有副有判官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夫度支  
之設職在諸曹一郎吏主之足矣前人特以建使則其

意可見歟自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元祐主計者必有會計成書其戶口之籍輿地之圖謂度之多寡賦予之厚薄其名其色其制其數莫不備矣自三司使之罷理財既已無術而渡江以來典籍散漫會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營營支撐僅紓目前以至於今推原其弊皆起於理之而無其說

今日費用紹興中鄭湜劄子宋朝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一千六百餘萬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其後月增歲貢

及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六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啻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多矣神宗皇帝中都吏祿兵廩所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和未崇侈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過八十萬比年安靖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多矣徽宗宣和間月支九十五萬高宗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

陳襄論神宗歲入緡錢約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餘萬乃是六分之兵占其五

財耗於兵官今日生財之道多矣惟是節省不得其術以今天下較財用於漢唐所入十倍於漢五倍於唐唐人權監劉晏時每年得六百餘萬李巽最多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萬

此必一段說熙豐多於唐紹興又若干

云云今准一年所入一千三百萬有奇較之熙豐以後所入倍再今姑置勿論紹興初年今所入已數倍矣紹



興初養兵僅百萬今中外纔四十萬爾比來弊直合於  
餉軍理會左藏支養兵居十之七又未嘗養得兵說者  
只云合汰老弱去詭名殊號不知軍中不可無老練之  
人弱有二說病弱者則強壯者自不與為伍幼弱則他  
日復成將詭名未易檢校劉樞密云得一賢相自無許  
多般事始末只合於餉事上說外則靳惜名器如紹興  
初使相未嘗除人節餞惟四大將今使相二十餘人節  
餞數百輩人月費數千緡又宮親無樽節安得不匱乏

魏元禮

今日財有陽耗陰耗建理財之議而有取於生財者今日之故說也建理財之議有取於節財者亦今日之故說也今生財之術視前古為詳矣穀則有租絹則有庸酒則有權茶鹽則有征又有坊場之錢樓店河渡之錢前世所以取於民者今盡行之矣以此生財而財不豐則生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節財之說視前古為盡矣力役不興征伐不舉好予匪頒初無濫賞而又惜士祿

之圭角傳樞密院之牒設上玉牒所之科次前古所不知節者今盡為之矣以此節財而財不豐則節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日天下不慮夫無財慮夫所以陷沒之者不可以類推而又以陰耗之者衆前日之事今日之鑒也高宗皇帝在紹興間嘗以六事詢執政而當時宰臣之職

呂頤浩

謂宣和

徽宗全盛之時

月支九十五萬

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則紹興之月費加多於宣和一歲共用一千三百餘萬又謂權貨所入東南鹽歲

若干萬

宋朝內藏備非常之用宋朝置朝藏奉宸等庫其實欲蓄積以待非常之用軍興賞賚則用之水旱災傷賑濟則用之三司財用乏則出以助之諸路財用乏則出以助之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貯之封樞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疋絹募一敵人首用絹二百萬疋敵且盡矣太宗改名內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之費皆取是焉太宗

初實內帑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通吾必取之至所不免擾民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蓋重擾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擾下真宗謂王旦曰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但外廷不知耳仁宗明道二年出內藏錢百萬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於上上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當時常出錢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哲宗時嘗因冬大寒出錢十萬緡散與窮民

祖宗時利權不分祖宗時戶部之職實為三司其餘司則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修造河渠之屬凡天下之事權鎮之太半貨財之入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賬籍量其費用斂散及時縱舍由已而不為它司所牽制內而諸司外而轉運如心腹之運手足如臂使指苟官得其人則財無不羨此之謂利權不分自三司之胄案為軍器監而繕修械仗之具戶部不得預曰都作院屬於諸道憲司曰水部屬於冬官曰磨勘司屬於都部而並屬

於刑曹鈎考檢校戶部莫得而知之利權於此分矣故  
它司以辦事為効而不顧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  
而不論事之當否職守拘牽而費用無藝國用安得不  
匱乎

內外財計不一今中都有戶部有修內司有內庫有二  
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惟軍資當合  
自治餘皆屬戶部可也今它司財計所在戶部不得其  
出入及漏卮無當何所致詰耶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

舶有坑冶有摠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惟激賞不當它屬餘皆宜屬轉運可也利合而富利散而窘理財之道可一言而盡矣祥符天禧出入之數國初以來財用所入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所出亦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至道中榷酒稅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貫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末鹽課錢七十二萬貫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萬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三



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  
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萬貫景德以來祀郊費  
七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壘不與焉至道末所出不過二  
千餘萬貫天禧末天下摠收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  
二千七百一十萬貫設者不預焉

今日摠司之財古之掌財者二今之掌財者三內帑也  
外帑也此自古以來則然也而中興之後則於二者之  
外而有摠司之財焉此不可不講也中興以來駐蹕吳

會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列屯相望費用不貲其始糧  
餉職之主將主將不自給也主將取之總司總司吝於  
供億也然後請之於朝而摠領之官出焉然未以名官  
也自收諸帥之兵目為御前分屯要害而後摠領之官  
置焉號為外司農其權重也官分四摠領其職專也兩  
淮之職或分或合四川之名或仍或革此特一時之制  
焉爾而其大意則欲便於糧餉也大抵國家用度多靡  
於兵西蜀湖廣江淮之賦類總司其供京師者惟仰闕

浙而已近年以來嘗命官以攷總司之財矣又嘗欲合  
總司之財以歸戶部矣合之則緩急無所備不合則事  
權無所統其說紛紛至於今未定愚切以為合之非也  
不合亦非也蓋亦求中興之初所以命官之意乎方其  
初年摠領財賦本之戶部兵貳職固在外也而其權未  
始不歸於內也權出於內則可以制其虛盈職分於外  
則可以備其緩急斯不亦可行之法乎

四總所掌錢糧鎮江諸軍錢糧淮東摠領掌之建康池

州諸軍錢糧淮西摠領掌之鄂州荆南江南諸軍錢糧  
湖廣摠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摠領掌  
之

紹興歲入之數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  
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呂頤浩在戶部始創經制  
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摠制錢七百八  
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  
末年合茶鹽酒筭坑冶權貨糴本和買之入六千餘萬

緡而半歸內藏

係年錄紹興二十七年

嘉定歲入之數當今歲入之數為緡錢三千五百餘萬而歸於版曹者蓋一千九百餘萬歸於淮東之揔所者二百六萬歸於淮西揔所者三百七十八萬歸於湖廣者五百七萬歸於四川者五百三十八萬

嘉定十年廷

對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六

宋 章如愚 編

財用門

東南財賦

東南財賦之淵藪惟吳越最為殷富夫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戰國漢唐至於今用之昔越王勾踐國於會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東及饒信是也其為郡十

地至狹也當是時玉帛之貢於吳府無虛日外而吳之公卿大夫皆有賂內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養然未嘗有不給之虞吳王濞國於全吳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閩中是也其為郡二十地雖廣也而尋陽興國宜春高安割而屬之長沙當是時吳之百姓無賦也惟即豫章山以鑄銅煮海水以為鹽而吳之賦擅天下至於金錢之饒在處而有不特取之吳而未嘗有乏財之

慮

陳傅良

唐財賦皆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爰至於唐代宗大歷之際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權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天下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間韓滉之節度浙江東西也是時車駕在奉天滉則獻綾羅四十擔李晟駐軍於渭橋滉則餉米百餘艘乘輿反正於長安滉則貢米百萬斛非特此爾而唐雖名為都長安而大農之國計實仰給於東南其它諸郡無有也憲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



國計錄備述元和之初藩鎮瓜割玉帛之不貢於王府者十五道而歲租賦之所倚辦者八道實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當是時戶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萬而兵之仰給於縣官者八十三萬又且師旅四出誅吳平潞剿蜀殄蔡收齊伐魏其間廩給之費不可一日闕而初未嘗告乏則是東南之地善用之而財賦未嘗不豐也

陳傅良

十策

祖宗之時銀絹增絮錢穀皆仰給於東南仁宗皇帝慶  
曆三年詔會國家之財賦轉一歲之中而為定式別其  
州縣之廩給鄰境之轉搬與酌漕舟車之費而東南金  
帛之成數入於王府者皆可考也江東錢之上京以緡  
錢計者凡八十九萬銀以兩計凡二十萬絹以匹計凡  
五十萬江西錢之上京以緡計者凡三十四萬銀以兩  
計凡十三萬絹以匹計凡三十萬湖南北錢之上京者

二十七萬銀三十二萬絹一十三萬兩浙東西錢之上  
京者七十四萬銀四萬八千絹七十二萬福建銀之上  
京者二十萬八千此其大凡而竒贏之數不與焉與夫  
遠而兩淮之運而川廣所費貢不下百餘萬諸道金繒  
綿絮之饒亦且數百萬皆不可毛舉是時宋之在東南  
諸郡者凡六百二十萬石銅之鑄於饒池江建者凡六  
十八萬緡是則國家財賦之仰於東南也者未嘗不豐  
也 同上

天下地利古盛於北者今皆盛於南國家撫有南夏大江劍閣以南泰然安堵而又兼巴蜀江北以為外屏以元豐二十三路較之戶口登耗墾田多寡當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廣狹財賦豐儉當四分之二彼西北一隅之地古當天下四分之三方今僅當四分之一儒學之盛古稱鄒魯今稱閩越機巧之利古稱青齊今稱巴蜀棗栗之利古盛於北而南夏古今無有香茶之利今盛於南而北地古今無有兔利盛於北魚利盛於南皆南

北不相兼有者然專於北者其利鮮專於南者其利豐  
故長江劔閣以南民戶雖止當諸夏中分而財賦所入  
當三分之一漕運之利今稱江淮關河無聞鹽池之利  
今稱海鹽天下仰給而解鹽荒涼陸海之利今稱江浙  
甲於天下關陝無聞灌溉之利今稱浙江太湖甲於天  
下河渭無聞

吳衛邊圖

### 東南牧養

方今王氣盛於南故牧養亦盛於南上古王氣在東中

古王氣在西近古王氣在北方今王氣在南上古牧養之盛在於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今登萊之間是也中古牧養之利盛於秦隴秦之先牧養蕃息受封於周今之秦鳳路是也近古牧養之利盛於河朔元魏孝文於并州置牧場馬大蕃息今之河東路是也宋朝以來川廣之馬足軍國之用蓋牧養之利亦隨王氣去來為之盛衰

同上

### 東南歲入

今日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自宋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過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信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之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間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

用兵然月支猶不滿八十萬比年安靜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非泛猶不與焉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時多矣鄭澁劄子

### 東南縣邑民財

自晉南渡之後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至於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自晉元南渡東南文物漸盛至於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亂江淮獨全歷五季紛爭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殺戮幾盡而東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年間



咸獲安業逮宋龍興伐罪弔民五國咸歸未嘗妄殺一人自後數十百年間西北時有少警而東南晏然斯民彌得休息以至元豐中比往古極盛之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幾至數十百倍至於庠序之興人才之盛地氣天靈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極盛之時有所不逮天下之勢正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故自東南漸重則西北漸輕以至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

字內辨

九州所產

周九州所產與禹貢九州所產畧同揚州其利金錫竹  
箭荊州其利丹銀齒革豫州其利麻漆絲枲青兗州其  
利蒲魚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魚鹽冀州其利松柏  
并州其利布帛以禹貢揚州惟金三品瑤琨篠蕩則金  
錫竹箭固揚州所產也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與夫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荊州所產也豫州厥貢  
漆絲絺紵則麻漆枲固豫州所產也然則餘州皆以其

地所產之多少者而言之也 王昭禹周禮解

九州之田

吳越閩蜀之田在古為瘠薄在今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它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養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

養灌溉之功至猶能倍它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

### 九州田賦

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有田輕而賦重有田賦俱等九州之內有田重而賦輕如青州田上下賦中上徐州田上中賦中中梁州田下上賦下中雍州田上上賦中下也或田輕而賦重如冀州田中中賦上上揚州田下下賦下上荊州田下中賦上下豫州田中上賦上中是

也或田賦等如兗州田中下厥賦正是也以州之兵賦考之民之能出兵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餘而已民力厚薄由平田之肥瘠自古當然而禹貢所出之賦乃爾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號為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荊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為羅綺之鄉荊州為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

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於兗州無雍梁之邊  
患無青徐之僻陋又無荆揚之魚鹽又無冀豫之羅綺  
居天下有無之中此所以田賦等也

胡氏書解

九州之賦惟梁揚冀豫有時錯出冀州出第一等有不  
給之歲即出第二等也揚州魚鹽之海出第七等近於  
太輕故有時而出第二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豫州中  
國之交會出第二等蓋亦甚優故錯出第一等至於梁  
州則夷狄北境變故不常而定出八等似若太優故無

事則錯出第七等有事則錯出第九等也 同上

九州土貢

九州土貢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賦無地不宜故特分高下九州之貢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齒革荆揚所同至於他物若漆則同出於兗豫砮則同出於荆梁磬則同出於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濱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絲枲之屬兗州則有絲及織文青州則有絲及絲枲徐州則有玄織縞揚州則有織

具荊州則有玄纁璣組豫州則有臬絲絺紵等貢古於  
雍梁無之至於田賦則九州特有高下爾豈非麻桑藁  
粟無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 同上

唐鄧汝穎陳蔡許洛地利

古稱肥瘠之地至宋朝反成瘠鹵觀史記貨殖列傳  
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鹽與  
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橐粟裘馬則凡一方之所  
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



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及山林藪澤  
之所有往往與古無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  
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强大外  
抗群蠻內禦秦晉嘗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  
用瘠鹵磽确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  
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  
而地至磽瘠原泉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  
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之菜茹往者因

其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 賴濱民政

### 兩浙地利

吳越未嘗被兵故其地利尤富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

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  
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

葉學士

進卷

### 荊州地利

鄂乃荊州之地於古為瘠自唐以來乃以沃稱三國之  
李吳主孫皓自建業溯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坳瘠民間  
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  
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

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則是  
鄂之瘠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  
陝以寬繼治鄂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  
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  
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土  
腴可知矣彼唐堯以來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  
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  
五十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

東南荒涼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更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舟車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

宇內辨

### 揚州地利

揚州於古瘠薄而近世乃為衍沃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南東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

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  
代田比它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  
特謀畫有工拙耳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  
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取利舉萃東南農桑  
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  
沃矣加之亂離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難  
豚畜之牛羊牧之荆棘芟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  
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

宇內辨

淮浙財賦

國用多而常患不足蓋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用紹興之初歲費一千三百二十萬而一歲所入止以淮浙鹽息計之已二千三百萬以二千三百萬之息而為一千三百二十萬之費國用當充衍而有餘况夫今之淮浙所入不減於紹興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廣租賦與夫其他名目甚衆而儲峙匱竭嘗患無一年之儲何歟豈非知生財聚財之源而未知節財之道歟

王榜眼館職

策

###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宋以江淮巴蜀之資供軍  
用何不見其有餘巴蜀江淮自昔號為富饒漢高東向  
爭天下獨命蕭何留取巴蜀以給軍是以巴蜀之資取  
天下也唐肅宗駐兵彭源河洛以北莽為盜區第五琦  
所謂財賦之所出江淮為淵請以江淮租賦命輕貨以  
給軍故史臣謂張巡許遠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此以



江淮之資平天下也今斂戍守邊徒以江淮巴蜀之資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見其有餘何哉

學士院

撰館職策問

###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版圖視古為減而財賦視古為增以今日事勢論之合吳越楚蜀之地東西犄角視昔版圖所有殆不能半而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摠所不屬於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過閩浙數路夫以閩浙數路之所出而資

東南七八十年軍國之需無非殫竭民力以贍經費陸  
漕館職策

諸路經制總制月椿及兩浙歲收緡錢

宋末取民多於宋初時今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  
如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宣和末發運使經制兩浙創

立建炎初呂頤浩再復摠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參政

孟度摠財賦創立月椿四百餘萬紹興初應副大軍創

立高宗皇帝以為始於朱勝非常欲待罷兵後盡蠲之

皆祖宗未嘗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糴本十分七分五分之類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言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縣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二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鹽之利又專隸朝廷州郡支費又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鄭澗劄子

兩浙板帳江西月椿

三省稅額太重兩浙板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月椿之數出於一時而不能均如額之稅錢二萬三千三百八十有三緡而月椿之額財一千六百九十一貫贛之稅錢四萬一千二百九十有四貫而月椿之額七千四百緡是筠之稅錢去袁無幾而袁之月椿幾五倍於贛江西月椿大畧不均如此

孝宗朝臣僚劄子

### 兩浙租賦

兩浙既供兩淮歲輸茶鹽又隸朝廷取民重於宋初時

以兩浙言之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不下三百三十餘萬而茶鹽酒稅十居其八州郡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淮歲輸緡錢千二百萬

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

五十餘萬

而茶鹽之利又轉隸朝廷州縣支費亦不預

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斯民安得不

窮困無聊耶

光宗朝巨僚劄子

諸郡土貢

唐

諸州貢絹按陳留郡唐之汴州滎陽郡唐之鄭州睢陽

郡唐之宋州靈昌郡唐之滑州潁川郡唐之許州譙郡  
唐之亳州濮陽郡唐之濮州淮陽郡唐之陳州東平郡  
唐之鄆州彭城郡唐之徐州汝陰郡唐之潁州信都郡  
唐之深州河間郡唐之瀛州樂安郡唐之棣州淮安郡  
唐之唐州

諸州貢綾臨汝郡唐之汝州北海郡唐之青州汝南郡  
唐之豫州魯郡唐之兗州范陽郡唐之幽州博陵郡唐  
之定州漢末郡唐之隨州丹陽郡唐之潤州梓潼郡唐

之梓州

諸州貢綿臨淮郡唐之泗州汲郡唐之衛州文安郡唐之莫州東陽郡唐之婺州信安郡唐之衢州清源郡唐之泉州

兩州貢絲葛臨淄郡唐之齊州吳郡唐之蘇州

諸州貢絲布鉅鹿郡唐之邢州廬江郡唐之廬州鍾離郡唐之濠州壽春郡唐之壽州益昌郡唐之利州

諸州貢紵布晉陵郡唐之常州吳興郡唐之湖州宣城

郡唐之宣州廬陵郡唐之吉州宜春郡唐之袁州巴陵  
郡唐之岳州

諸州貢紬紗布歷陽郡唐之和州貢布魏郡唐之魏州

廣平郡唐之洛州博平郡唐之博州貢紬鄴郡唐之相

州貢紗

諸州貢纒紬清河郡唐之真州貢纒清化郡唐之巴州

貢綿紬

兩州貢錦趙郡唐之趙州廣陵郡唐之揚州貢錦



諸州貢葛弋陽郡唐之光州義陽郡唐之申州豫章郡

唐之洪州長沙郡唐之潭州零陵郡唐之永州臨川郡

唐之撫州潯陽郡唐之江州

貢葛

三州貢金南浦郡唐之萬州衡陽郡唐之衡州通義郡

唐之眉州

二州貢銀江夏郡唐之鄂州邵陽郡唐之邵州

貢銀

二州貢羅常山郡唐之恒州唐安郡唐之蜀州

貢羅

一州貢蕉長樂郡唐之福州

右並據道典實事增損其

文

諸州土貢

四京所貢東京開封府貢紋綾 西京河南府貢密蠟  
南京應天府貢絹 北京大名府貢花紬絹

諸州土貢密濮鄭滑冀霸亳宿海泗滁濠等州興仁東  
平等府臨江建昌等軍則貢絹維淄蔡越杭明秀豐梓  
等州龍慶江陵等府則貢綾婺處衢等州則貢綿郢揚  
光蘄舒黃湖常嚴處表筠郴岳英等州興國南安淮安

等軍則貢紵壽光洪吉撫潭永全戎瀘等州與平江府  
則貢葛汝雄洛等州則貢紬濟南府則貢絹綿徐州則  
貢紬絹隋州則貢絹綾葛棣州則貢絹絲真定府則貢  
羅相州則貢紗絹鎮江府則貢綾羅鼎州則貢布果州  
則貢絲布達州則貢絺若夫青州則貢棗沂州則貢鐘  
乳萊州則貢石器孟州則貢梁米解州則貢鹽花鳳翔  
府則貢榛實建州則貢茶至於金之貢則衡嘉雅資昌  
利象融等州銀之貢則邵鄂循賀封端梅邕昭梧藤貴

柳宜等州

國都漕運

古者國都甚近故未論及漕運戰國爭事攻戰秦人罷侯置守始論及漕運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浮于江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行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

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  
重到得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務相侵伐爭事攻戰  
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  
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  
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  
衆有飢色如孫子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  
轉輸至其所以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當特亦尚  
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

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  
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

始 呂東萊

關中漕運 西漢

漢初漕巴蜀粟後漕關中粟最後又漕山東粟漢初轉  
漕巴蜀租賦以給關中天下既定國用寔廣於是歲漕  
關東粟以給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至武帝  
則四百萬石後又益六百萬石大抵多似於山東諸郡

杖乘書云轉粟西向

當時有欲開褒斜道以致漢中穀者以江多湍石不可船漕則知巴蜀道險以運轉為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置關東山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攷之於史獨河東有糧倉涇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舟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

關中漕運

漢唐

漢不仰江淮粟至唐始專仰江淮在漢初高后文景時  
中都所用者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  
未詳到得武帝時吏多而徒役衆關中之粟四百萬猶  
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  
用度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  
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宣武以後諸侯王削弱漢之  
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  
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於天子至武帝時



亦大概有名而無實其後運粟入關尚未論江淮到得  
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粟  
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  
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  
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京都所運不是江淮之粟到  
唐時專倚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  
行使出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  
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數十萬後來明皇時

府兵之法漸壞兵漸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大抵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射享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兵與漕運相為消長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自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稅不領於度支所以唐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洛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之類轉相船運自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

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矣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甚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三節最重者京口江淮之粟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咽喉處惟是江淮最切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丞相李竒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

知三節惟是京口最重呂東萊

關中漕運唐

唐初漕運未甚多自後益多於前漢都長安唐亦都長安漢漕運事不多見至唐方以漕運為大事然唐初未甚見玄宗以後方說得張大耳蓋關中是西秦沃野之地亦可支給卒有水旱則轉漕皆少亦自足用故貞觀永徽之間止歲漕二十萬自後承平日久用度彌廣奢侈日甚如專仰給漕運天子數幸東都就食教倉粟德

宗時關中倉廩耗竭禁兵或脫巾呼於道望見漕船德宗父子動色相賀是以裴耀卿劉晏之徒皆以漕運得名大率漕運多是江淮之粟取關中極道逋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自洛入黃河自黃河入渭方至關中每一番發運自二月起程至五月方到汴河七八月間方到入黃河十七八九况用吳人般運在所不便耀卿措置轉運隨處交納更番易人雖可稍停民力當時民丁約四百萬使丁出錢一百為漕運費又益半為營

窟亦大擾民矣且秦漢時亦有轉運只用兵時運糧粟  
實遠為多數十餘鍾致一石之類是已至唐則專一供  
關中之用故漕運極廣德宗時歲會百餘萬石則是歲  
歲用兵也裴耀卿雖能省漕運然只知為國不知為民  
止能般運米粟足朝廷之用而不恤民力之困獨不思  
貞觀永徽之初二十萬石而能足用而今乃如是之多  
其咎安在若賢相處於此必不獨理會漕運須是使人  
君節用自其上面節儉始若止於漕運特一能吏之才

耳徒使在我有多運之功而朝廷無節儉之德賢者宜不為此耀卿何足以知之

東萊唐傳議

關中漕運

漢隋唐

隋漕運多於漢唐又多於隋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泔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道甚險卒汴河而入涓當時  
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  
淮之米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轉運者耀卿與晏為首  
歐陽文通達司上書

汴京漕運

宋

宋漕運之數太宗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  
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  
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



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

長編

宋漕運之數宋四河所運 江淮沿汴入汴陝西自黃河

三門沿汴入汴陳蔡自惠民河而至京東自廣濟河而

至 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始制汴河歲運

江淮杭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

數也天禧末諸州軍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二萬一

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十餘斤

會要

宋時汴河為急神宗熙寧八年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

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師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  
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三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  
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淮汴  
河所運乃太倉畜積之實故宋於漕事至急有汴河則  
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  
建國之本 長編

汴京漕運 宋朝

四路粟惟江淮最重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

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  
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  
惠民河至京師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  
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宋朝所  
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  
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  
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  
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或有

費亦有益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

關西漕運

宋朝分

汴京之漕以給江西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六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

歐陽文

通進司上書

時用兵陝西

國都漕運

宋朝

宋以東

南而漕東南比之漢與唐為易漢人嘗以東南而漕關

中矣唐嘗以東南而漕大梁矣其道路之遙遠轉涉之  
煩費孰與宋朝以東南而漕東南又何至於虧乎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七

宋 章如愚 編

輿地門

諸路

東南十路 淮南兩路 江南兩路 荆湖兩路 廣南

兩路 兩浙路 福建路

傳稱善人天地之紀君子

邦家之光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

重端有在於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

南巡而登湘山

宋朝潭州益陽縣內

夏禹東巡而登會

稽

宋朝越州

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趾

唐交州宋朝棄

之南蠻

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缺舌

去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

為蠻區賢人君子不產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

視為遐陬不之齒也逮夫太伯奔荆蠻而吳人化其德

文王之興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國東南之民

浸沐休風聲教既被君子出焉由是季札歷聘諸華而  
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於  
南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闢勾踐  
種蠱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建  
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  
焉教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肆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  
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  
援脩駱越之律張霸興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



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  
延錫光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  
義矣嗟乎城邑而居倉庫而儲陶瓦以覆服牛以耕父  
子夫婦以為家鄉黨庠序以為教斯中原之民自古能  
之而東南之民自三代以前漫然未有聞知則與禽獸  
何異哉逮夫春秋戰國而下得善人君子以為邦浸革  
蠻風而歸諸華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  
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

宋朝風教滋美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  
故知今之東南非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  
今之東南乃過於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概論哉方西漢  
元始五年歲在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下十之一時天  
下縣千五百五十餘東南纔百七十餘天下戶千二百  
餘萬東南纔百餘萬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  
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二時天下縣  
千一百八十餘東南當二百四十有餘天下戶九百七

十萬東南當二百四十萬餘 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

西晉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三

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戶

二百四十五萬東南八十餘萬 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

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

之四 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東南當六百有餘天

下戶八百四十餘萬東南二百七十餘萬 又後三百五

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戶乃過天下十之五 時天下

縣千一百三十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戶千六百五十萬東南九百萬

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若

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殊絕  
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於唐  
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寔關中不  
贏二百餘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  
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

宣潤饒衛信

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

萬緡唐朝鹽利初不過歲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嘗增至六百萬緡蓋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興自唐季貞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貞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萬餘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爲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

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戶之增幾至十倍  
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藹興人材之挺出  
與夫典禮之脩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斬焉不相侔矣雖  
往古中原之盛尤有所不逮則知天運去來地無常利  
特因時而已然自開闢以來至于宋之興王者之作未  
有自於東南故議者不能無惑而不知壅以必行蓄厚  
必發天意所鍾抑有待而然耳且如并州之地自陳隋  
以前寥寥數千載未有一王興其間何其微也及唐太

宗拔起晉陽不踰時遂遷隋鼎綿歷五代五十年間河東三節度乃相繼為帝又何其盛也閩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袞唱其教歐陽詹為之師於是庠序浸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傑然為國用者不勝其紀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袞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仰觀俯察酌以民情國家之勢斷可識已

中原七路

京東二路

京東西路

京西南路

京西

北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劉石之亂

東晉奄有東南垂百餘年淮漢以南盡為晉土而當時有志之士常嘆中原之未復豈不以古帝王之墟而重失之邪然攷其地不過禹貢青徐兗豫冀州之壤而在唐為河南河北河東三道在宋朝為四京七路及淮南宿亳海泗諸州與陝西河中府解州陝虢諸郡是已以宋疆理校之僅能得天下十三耳何於古而甚重也亦



嘗考之載史自開闢以來綿于三代其間帝王之作莫不建國於三河之間戶口熙繁田園腴闢城邑井里粲然聿脩天下民物於此乎聚四方風教於此乎美更三皇五帝而益重冠九有四夷而屹崇故歷古以來端為重地號稱中原捨此以外則蠻夷戎狄之所居中原可坐而制之以為偏方指臂之地耳逮夫宗周以降陝服始為王畿春秋而下南國滋為霸土秦漢以還遠斥夷狄包四海之內盡歸中國疆理而偏方指臂之地浸與

中原埒矣然而西漢盛時總天下民戶千有二百二十餘萬而中原垂九百萬天下縣三百七十有餘而中原當一千有餘大率縣戶過天下十之七矧三代以前抑又可知東晉之時去西漢為未遠中原之地雖漸以陵替而中原之名猶在也當時有志之士深用慨嘆蓋以宜矣然自新室而下更歷魏晉南北隋唐五季之亂三河亂離寔亟郡邑名物代不如昨中原之名雖因於古而中原之寔已非古矣何則當西漢元始五年中原縣

戶過天下十之七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元  
年中原縣戶乃過天下十之六

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

中原當七百天下戶九百七十萬中原當五百七十萬

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晉太康元年中原縣戶乃當

天下十之五

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中原當五百有餘

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中原繞餘一百二十萬

又後四

百六十有一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中原縣戶乃當

天下十之四

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中原當五百

有餘天下戶八百四十餘萬中原當三百九十萬又後

三百四十年當宋朝元豐末元祐年中原縣戶乃當天

下十之三

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有餘中原當四百有

餘天下戶垂千六百五十萬中原四百七十萬

夫以宋

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昔之民戶縣  
邑當天下十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絕  
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  
廣之間荒涼為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

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暨于我宋朝虛實推遷  
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  
縣而已

諸城安邱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

即漢贛榆縣也

漢會稽治縣一縣也宋朝乃為福建一

路凡四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戶宋朝為許  
潁二州民戶纔贏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戶  
宋朝乃為江東西十有三州軍

江西唯興國軍餘皆豫

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

增

至一百七十萬戶夫瑯琊潁川皆古中原地也會稽豫章皆古偏方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狗名而責實必輕重之當議者可不深考云

川陝六路

永興軍路

秦鳳路

益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梓州路

粵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

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况江南之地以淮漢為喉衿以荆湘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

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  
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郊矣河北之地  
以汴洛為喉衿以并汾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  
踵接百城逶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  
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  
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戟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蓋自春秋戰國以來  
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



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蓋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緣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

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無險可恃一戰有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二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代如碁變終無

蓋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唯力之不迫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鎮節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

四十八至  
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

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

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

陳元熙

欽定四庫全書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八

宋 章如愚 編

輿地門

諸路

二十三路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沒於羌狄至於宋朝  
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

幽州并州營州

而元豐

二十三路三代以前犬羊為蠻夷之域大抵東南衣冠

之地皆往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先王之都邑  
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王化所加唯在蠻羌荒而不  
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廣  
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勝衰凡日月所照  
可以驅蛇龍剪荆棘而人其居者皆可為中國皆可以  
為夷狄苟天之所棄何有於華夏天之所祐何有於蠻  
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  
其為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

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貞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  
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有七  
十年太平極治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要矣如  
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  
興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  
闢之資以富強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  
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要矣  
蓋三代以前天運王於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折北

不支而蠻夷得以徼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於西北而

不利於東南故高陽疆蟠木宅龍城

唐營州宋朝棄於

東夷黃帝逐獯虜而邑涿鹿

唐幽州宋朝棄於北狄

高

宗震伐於鬼方

西戎之遠也

文王遠城於朔野

唐雲夏

之間宋棄於北狄

莫不集厥殊勲訖無後患至虞舜南

巡則終於蒼梧夏禹東巡則歿於會稽

宋越州

有苗之

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巡亦復不反大抵經畧東南未嘗

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運稍回滋眷佑於東南而西



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徼幸當時  
帝王有作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  
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縣隋唐闡海隅之化而閩浙盡  
為衣冠蠡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益蒙  
其利至於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  
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  
異域大抵開羗狄為郡縣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  
運回旋而有至此也譬諸人之居焉小人居之則謂之

小人君子居之則謂之君子名實在人何常之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狄之禮則黜為夷狄夷狄而用中國之禮則進為中國是中國夷狄之人且無一定矧於其地哉而議者謂江湖而南風氣濕燠有失四時之正踰嶺南則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其所以不可進於中國也而不知四海之內得陰陽之正者唯河南為然渡河以北沿關以西則風氣稍涼至燕雲河湟之間則有秋冬而無春夏其失天地之和一也先王既輯正於西北則

後王有作疆理東南復何疑哉由是以論則天運之所  
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為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  
不得不重於古東南不得不重於今能深究天人否泰  
之理則天下大勢默可知矣

### 九州

禹別九州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較其  
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兖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

里荆河豫州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里而縮荆山衡

陽

荆州

二千里而遙東海西河

冀州

二千里而近壽春

之淮潮陽之海

揚州

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黃河燉煌

之黑水

雍州

相去以四千里以至華陽黑水窮數千里

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別品殊墳

壤因土宜而別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

之間

徐兗豫三州之境也

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

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

可得而整耶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蓋

難言之也切嘗討之九州之別蓋倣井田之法

井田之

法始於黃帝

方里而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圻八州建國以蕃  
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  
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  
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  
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疇既闢廣土  
實稀故三州

徐兗豫

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以南

揚州

淮南荊州漢南

幽劔以西

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劔

關之西

江淮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闊踈稼政

平土蓋寡關田甚艱故四州境土最為闕也嘗考西漢  
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戶摠計千二百餘萬  
而徐兗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戶青冀二州當三百五  
十萬戶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戶夫民非穀不  
生穀非民不植推其戶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闕  
據今驗古畧可知則九州之別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嗚乎治有本要帝王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  
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  
牧則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則以食居其首周官九  
職則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而食非  
田不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後可  
以立市朝廷國家故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侯甸之制軍國之用皆取定於民田故  
官無閒則兵無聚散家無豐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一

之斂民有不二之業有田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  
凶而民無菜色故得禮節著而榮辱彰時雍之治由之  
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廢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  
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坐水陸而  
建都會鞏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遙形勢之  
地良田益寡至於平土多疇衣食所資則反以為敵夷  
不守之地而不知務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  
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力不盈



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區大郡多至數十萬戶則  
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產則本於末業有  
天下國家者既不能為之開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  
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  
歲計之不足也古稱一年耕必有三年之蓄謂人皆土  
墾也今耒耜之民僅能當天下一之三使歲皆有年則  
斯民僅堪糊口設歲有不登所在不免告糶然後知先  
王之制所以為社稷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

前王者匪惟德教之有虧固亦法制之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而不復可行於後世乎抑亦復之者未得其漸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復而先王愛民之心詎可弭忘哉後王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田是崇是重則王制雖未必更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臣因考九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圖則足以見先王之心無

徒論其道里遠近山川夷險而已

五服

陶唐五服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內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屆不出禹貢之域何道理之殊絕也遂致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制以人迹所通遠迤曲屈動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而臣切以

為不然夫鳥道信為徑通而人迹安能有及抑常討之  
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  
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况五服之制據方里而  
言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  
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  
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  
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任東北隅燉煌任  
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袤之而度其兩隅則

為尺有四寸而贏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屆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則先儒巧傅之說失其據矣嗟乎古先哲王為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遠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

遠足為大也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畧其遠何哉蓋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啟後世無厭之欲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為功而記錄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乎戒哉

疆域

先王疆域傳稱黃帝北邑涿鹿

唐幽州宋弁之北狄虞

世南陟蒼梧

宋朝荆湖南路道州寧遠縣非嶺表之蒼

梧也  
夏禹東巡會稽

宋朝兩浙路越州會稽縣

然則後

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邈焉可知以  
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

北止幽陵南止交趾西止流沙

東止析木

萬里廣輪一同文軌疆里所屆何其盛歟此

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糜耗華夏甘心邊夷  
而无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  
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森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  
綦布星分盡為萬國其侯邦所履僅能及後世一鄉一

亭 漢時六千六百二十二鄉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亭

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強寇勁敵拏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黃帝舜禹之盛豈有勞於服遠哉抑以為斯民愛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荐興轉相侵侮小國日滅大國益橫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千  
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矣逮夫姬周浸興武王  
革命封建有加而摠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轉  
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強文王之時遞  
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陸則獫  
狁獨強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  
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  
而夷狄寢強江浙之間已為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

未始通於上國於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教遠暨  
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國經野而舜禹陟方  
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黃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  
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民之道豈相反戾抑亦時  
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  
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  
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  
聲教所暨悉為郡縣而猶以為未也噫何元元之不幸

也歟文王周公之道果若是乎使黃帝高陽舜禹復生

於斯詎若是之勞民嗟乎黃帝登空峒

宋朝鎮戎之境

內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

罍山

宋朝萊州之文登縣

漢武帝登單于臺

宋朝雲中

府之西北

隋煬帝幸鴈門

宋朝代州

亦非不勤遠也然

先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辭後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勞民蠹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

殊絕也故臣謂其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則可與言化矣

西漢疆域高惠文景之時天下甫安四夷鼎盛匈奴侵

盜河南

宋朝陝西路化外州

尉陀竊據南越

宋朝廣南

西路

閩越王猶保閩中

宋朝福建路也

中國疆域南北

纔五千里東西又且不及三代以還一王封域未有儉於此也而當時天下無事治幾刑措後世莫及逮夫武

帝末年四陲之地舉皆開拓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  
五千里開闢以來一王疆里至此為盛而當時海內虛  
耗戶口減半後世未有取也王莽之亂百姓謳吟思仰  
漢德故劉氏復起天下響應史臣以謂高祖孝文之仁  
德結於斯人也深故光武成功若此其易彼漢皇基業  
恢宏如此曾何補於後世夫然後知務廣地者荒務廣  
德者王斯言不誣矣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八